

萧鼎 作品

魔
工厂
M
REFUN

诛仙 2

大陆千万武侠草根族苦苦两年等待有结果

奇幻武侠掌门作家萧鼎席卷港台后惊艳回归大陆

平凡少年张小凡演绎凄美绝伦之鬼厉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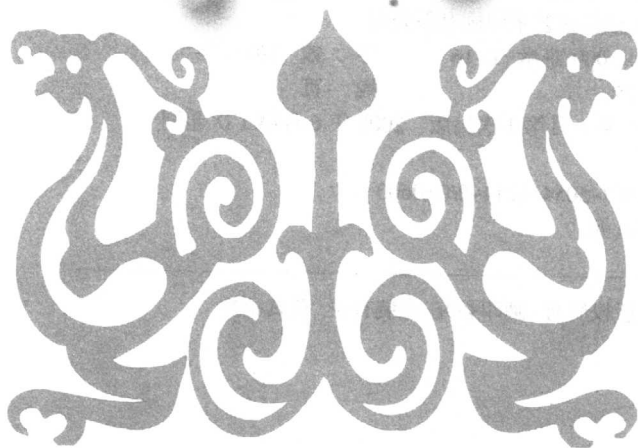
朝華出版社



诛仙

2

仙



萧鼎 /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诛仙2 / 萧鼎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5.5

ISBN 7-5054-1214-0

I. 诛... II. 萧...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082 号

诛仙 2

作 者 萧 鼎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李耀辉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7.25 插 页 3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出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214-0/G·06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萧鼎，男，福建人。特立独行，寄情写作。长篇奇幻系列小说《诛仙》在中国台湾一经出版，即飙升至港台畅销书冠军榜，以其天马行空的想像、雄健恢宏的叙事迅速成为华语奇幻文学巅峰之作，扬名海外。网络点击数超过三千万人次，被誉为可媲美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国内新一代有浓郁中国风骨的奇幻精品巨著。

爱与恨交织的痴迷空间
恢宏诡丽的仙剑世界
一个少年
手持一根烧火棍
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自古以来，人类眼见周遭世界诸般奇异之事：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又有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决非人力所能为，所能抵挡。遂以为九天之上，有诸般神灵；九幽之下，是阴魂归处，阎罗殿堂。于是神仙之说，流传于世。然而，纵然是世人眼中修真的仙人，终也脱不尽凡人的情欲，由此生出一段荡气回肠、曲折幽微的故事来。

柔弱少年张小凡，无意间卷入了天音寺与青云门的一段隐秘争斗之中，经历过险恶江湖，游历过神奇天地，纷乱的红尘中，倔强地走着自己的路。苍天无尽，仙凡无边。一段与命运抗争的勇者的传奇之旅就此展现……

魔道
MORFAN



策划编辑：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张宏宇

特约编辑：李耀辉

封面图：黑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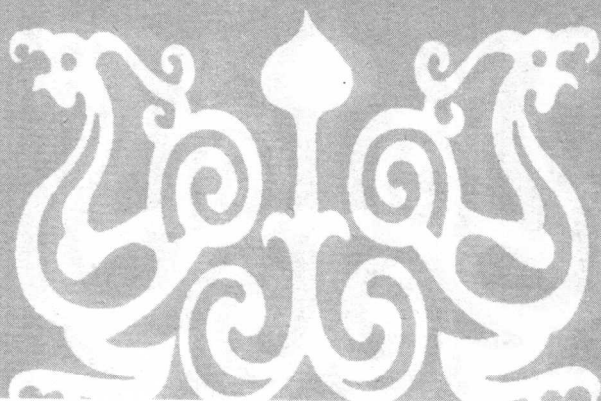
内文插图：雷 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morfa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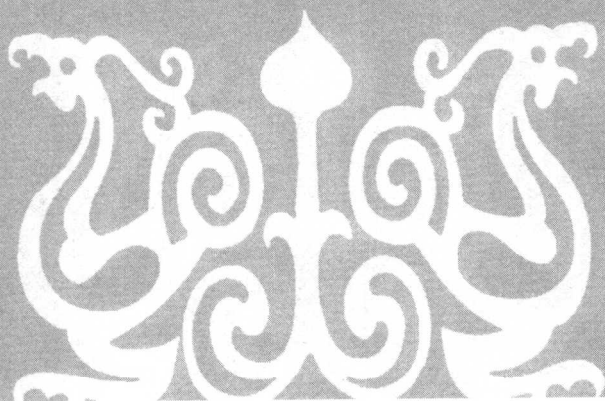
门乃婷装帧设计
Tel: 010-64972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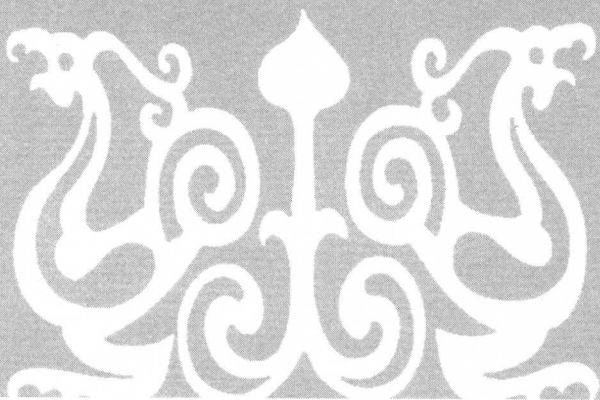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伤痛	脱困	文士	小镇	看相	妖狐	玄火鉴	黑石洞	火龙	异兽	法逝	共死	昌合城	法海	伤心
.....
1	7	14	20	30	37	43	49	55	61	67	73	79	86	92



第三十章	幽姬	190
第二十九章	绝境	184
第二十八章	夔牛	177
第二十七章	伏击	171
第二十六章	往事	165
第二十五章	青龙	158
第二十四章	赤焰	151
第二十三章	吸血老妖	144
第二十二章	往事	137
第二十一章	隐忧	131
第二十章	鬼王	125
第十九章	魔教	118
第十八章	旧人	112
第十七章	风雨	106
第十六章	戾气	98



第三十一章	密谋	197
第三十二章	心境	203
第三十三章	茫然	210
第三十四章	审问	217
第三十五章	萧墙	225
第三十六章	计中计	232
第三十七章	祖师祠堂	240
第三十八章	古剑诛仙	246
第三十九章	旧孽	253
第四十章	血咒	260



第一章 伤痛

那阵厉害的胡话之后，不知是张小凡的身体本来强健，还是碧瑶的劝慰起了效果，原本一直持续的高烧稍稍退了些。张小凡也慢慢恢复了神志，人也清醒了，不过病势依然不轻，多半还要躺着休息。

这一日，碧瑶无事在洞中闲逛，最终仍是走到金铃夫人留下的那四句话旁，仔细地看，不禁为之叹息。张小凡坐在旁边，忍不住问道：“你叹气做什么？”

碧瑶哼了一声，道：“我是为夫人叹气，她这般才气美貌，却被你们这些臭男人给辜负了，痛苦一生，多不值得！”

张小凡为之哑然。

碧瑶把这几句话又仔细看了一遍，忽然间“咦”了一声，却是发现了一个古怪之处，这四句话的最后一句的末一字“苦”，下边的“口”字中竟是深陷进去，与其他字大为不同。她眼珠一转，立刻反应过来，伸手把腰间的合欢铃拿起一比，果然大小刚刚好，忍不住一声欢呼。

张小凡在背后讶道：“怎么了？”

碧瑶回头向他笑道：“有救啦！”

张小凡一惊，立刻来了精神，喜道：“当真？”

碧瑶把铃铛插入，见没什么反应，又试着左右转了转，片刻之后，忽然间石洞内“咔”声响起，石壁震动。碧瑶大惊，拿着金铃连忙后退。只听“轰隆”一声，原本光滑的石壁竟是塌了一层下来，露出了里面的一层，上边也如内室天书般刻着文字。

张小凡先是一喜，随之在这石壁左右查看，脸色却渐渐难看，看来这个机关只是金铃夫人为了遮掩石壁上的文字而设，并无出路，这一下他可是沮丧之极。

碧瑶却是凝神看着石壁上的文字，金铃夫人留下的东西，又藏得这般紧要，一定不是寻常之物。过了许久，她脸上神色阴晴不定，感叹之色尤重，低声道：“原来这就是‘痴情咒’。”

张小凡在旁边不耐烦，过来看了几眼，却见前头几句话便是：

九幽阴灵，诸天神魔，
以我血躯，奉为牺牲。
三生七世，永堕阎罗，
只为情故，虽死不悔。

……

他一看便知这是邪道中的恶毒咒语，但看碧瑶神色，欢喜居多，忍不住哼了一声，道：“这里面可有指出出路所在吗？”

碧瑶一呆，道：“没有。”

张小凡淡淡道：“那你学了又有何用？”

碧瑶默然不语，半晌才道：“你不知道这‘痴情咒’的来历，这咒文是我们圣教中自古传下来的，但传说从来没有人愿意用过。”

张小凡听了，倒是好奇心起，道：“怎么？”

碧瑶叹了口气，道：“这段咒文传说是当年一位聪慧女祖师从《天书》上领悟而出的，但只能女子修炼，听说这是以女子一身精血，化为厉咒，威力绝伦……”

她还未说完，张小凡已然打断了她，眼中大有鄙视之意，道：“那就叫做‘厉血咒’好了，还说什么‘痴情咒’，邪魔外道，附庸风雅！”

碧瑶脸色一变，随即又怔了一下，低声道：“你说得也对，便是如金铃夫人她老人家，最后不也是没用嘛。”

张小凡没有理她。

二人又在这里过了几日，张小凡闲暇时便去看看《天书》，而碧瑶却是常对着石壁上的她称为《痴情咒》的文字怔怔出神。

《天书》第一卷之中，其实并无什么实际修炼法门，通篇艰深文字，可算是总纲。但张小凡习得佛、道两家真法，对这段文字还能看懂，不过也只是看懂而已。对《天书》中所说的佛、道合为一体的境界，张小凡却依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说要把“太极玄清道”与“大梵般若”两大真法同时融会施展吗？

尽管知道生还的希望不大，但总有些诱惑在他心中，张小凡试图依照《天书》中所说的方向修炼，但同时运用这两大真法，岂是容易，不消片刻他便气血翻涌，只得颓然停下。连着几日，一点进展也没有。

随之而来的，却是摆在她二人面前更大的难题——没有食物了。

修真炼道之人，虽可上天入海，但终究也是肉体凡胎，传说中道行高深的前辈辟谷之术，不饮不食，却是无人见过。自进入这山洞之后，张小凡的干粮便已丢失，虽然万幸这洞中还有清水可饮，但干粮却只有碧瑶一人带得，又哪里够吃？纵然二人一再节省，也是很快吃完了。



诛仙



如此又不知在洞中待了多久，只怕不过二日的工夫，张小凡与碧瑶二人便看着空空如也的食袋发呆了。

“唉！”碧瑶坐在那平台之上，旁边就是那堆枯骨，却丝毫没有不适感觉。看来魔教女子，果然还是和平常人不大一样的。不过现如今，她也是一副愁容。

张小凡的病好得很快，烧退得差不多了，除了身子还有些无力外，其他的也没什么大碍了。此时他听到碧瑶叹气，转过头向那魔教女子看去。映入他眼里的，是一身水绿衣裳的女子正坐在平台边上，一双脚搭在半空，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连带着她腰间的合欢铃“叮叮当当”地响着，若不是早已知道她的身份，张小凡几乎要以为这还是个天真无瑕的少女了。

只是这般看去，碧瑶却比当初见面时，憔悴得多了。她女儿家，每日里还是要到那小水帘处洗梳一番，所以看去依然容貌端丽，并无肮脏感觉，只是这些日子来，她却是明显消瘦了。想到这里，张小凡心中一动，从小时开始，他便听得师父师兄们教诲，魔道中人个个自私自利，心狠手辣。可如今在这山洞绝地之中，为了什么，这个魔教女子还会把仅有的食物分一半给自己吃呢？

张小凡心中想着出神，没注意到碧瑶望了过来，见张小凡呆呆地望着自己，脸上忽然一红，嗔道：“你看什么？”

张小凡吓了一跳，连忙转过头去，讪讪道：“没、没什么。”

碧瑶在他身后，却也没有如他想像般大声呵斥于他，良久，反而是传来了一声叹息，道：“我们被困在这山洞死地之中，离死不远了，你也不必那般拘束的。”

张小凡愣了一下，缓缓转过身来，看向碧瑶，只见她有些消瘦却依然美丽的脸上，有淡淡无奈的笑容，忍不住冲口而出道：“其实我病重的时候，你不必把大部分干粮都给我吃了，那样你也可以多活几日，说不定就……”

“说不定就怎样？”碧瑶忽然打断了他。

张小凡怔了一下，摇了摇头，低声道：“说不定你可能得救的。”

碧瑶微微摇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我不想死，但更不愿意在这山洞死寂之中，对着一具骷髅和另一具渐渐腐烂的死尸慢慢等待着，那样的话，还没等人来救我，我自己怕先发疯了。”

张小凡听得她形容的那种样子，忍不住也是打了个寒颤，这的确不是人过的日子。

碧瑶看了他一眼，淡淡道：“怎么，你也害怕了吗？”

张小凡立刻挺直了背，大声道：“哪有！”

碧瑶嘴角边露出了微笑，看着他的眼神里渐渐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柔，柔声道：“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张小凡皱了皱眉，道：“什么？”

碧瑶淡淡一笑，道：“我们现在干粮已全部吃完，除了些清水之外便再无可食之物，只怕不出七日，便要饿死了。”

张小凡默然不语。

碧瑶脸色平静，但接下来说出的话，却让张小凡如见鬼魅，大惊失色：“再过几

日,你看我若是不行了,便先杀了我吧。”

张小凡张大了嘴,指着她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却没有想到,碧瑶依旧脸色平静地说着匪夷所思、石破天惊的话:“我死之后,肉身还在,你若是一心求生,便是食我之肉,大概也能多活一段时日的。”

张小凡几乎跌倒在地。

隔了半天,他才从这巨大震惊中回过神来,立刻便在心中对自己说道:“这魔教中人果然是个个妖孽,连这等事也做得出来!”但看着碧瑶神色,居然一片平静,心中更是一阵发寒,忍不住退了一步,指着她的手指几乎都有些颤抖,道:“你、你说什么?”

碧瑶看着她,眼中的温柔之意仿佛又浓了些,但在张小凡的眼中,却似乎比这世上所有的毒物加起来更要毒上一些。

“你不是想回青云山大竹峰去见你的那位灵儿师姐吗,你还有几位同门都在这‘万蝠古窟’中,他们必定会来找你,你活得时间越长,他们找到你的希望不就越大吗?”碧瑶微微低下了头,说话的语气却还是那么平淡。

张小凡此时哪里还顾得上她的语气如何,甚至连她如何知道灵儿师姐的事也没注意到,只是指着她怒道:“你、你居然叫我吃、吃、吃……你们这些邪魔外道,简直不可理喻!无耻、恶心,我、我……你、你……”

他越说越怒,但嘴唇间却不大灵光,“我我我”、“你你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不过他这般反应,却似乎早在碧瑶的料想之中,她也不生气,也未讥讽,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半晌,待到张小凡大口喘着的粗气渐渐平服了下来,才慢慢道:“吃不吃我,那也随你,不过你一定要先杀了我!”

“又来了。”张小凡勃然怒道,“你不要妄想我会和你们这些魔道同流合污,你给我些干粮,我使用这肉身还你就是了,要想拉我下水,断断不可!”

碧瑶缓缓摇头,道:“不是的,我是害怕。”

张小凡惯性地道:“胡说,我决不会上你的当……咦,你说什么?”

仿佛是在这生死关头,碧瑶的心情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只见她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脸上浮现出一种张小凡从来不曾在她身上看到过的畏惧,然后,她重重地甩头,似是要甩开什么念头。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吗?”她低声地道。

张小凡怔了一下,隐隐发觉,她似乎另有隐情,好奇心起,道:“什么?”

碧瑶眼角的肌肉仿佛抽搐了一下,面临死亡的时候,对着这个在死亡面前惟一陪伴着她的少年,她竟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怀,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带着一丝朦胧与空洞:“我六岁时候,娘亲带着我回‘狐歧山六狐洞’看我姥姥,不料那时你们正道来袭,其中‘天音寺’的普方恶僧用法宝‘浮屠金钵’将整座六狐洞震塌,生生把我和娘亲还有姥姥三人活埋在地底。”

张小凡身子忽然抖了一下,一丝不祥的预感,甚至是一种恶寒,从他心头泛起,从头顶凉到了脚底。

碧瑶此刻仿佛已完全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眼神直望着前方,空空洞洞,一

如她说话的语气，平淡而空洞，带着最深的痛楚：“那时，我吓得嚎啕大哭，害怕极了。那里是一个小小的山洞，因为有几块大石撑着，我们才能苟活下来，但姥姥伤势过重，不久就去世了。娘亲带着我在那一片漆黑中痛哭一场，就把姥姥埋了。”

“我们被埋在地底深处，除了岩石间有几滴水滴来，周围便是一片坚硬冰凉的岩石。我很害怕，但娘亲一直告诉我说：小瑶不怕，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张小凡此刻屏息凝神，仔细地听着，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怪异与隐隐的畏惧，仿佛感觉到什么事，就要发生。

“可是，那里永远都是漆黑的，爹也一直都没有来。我在那漆黑的洞里，很是害怕，肚子又饿，不停地哭。我还记得，娘亲在我身边叹息着，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对我说：小瑶不怕，小瑶不怕，娘亲不会让你有事的，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碧瑶的脸色渐渐变得惨白，接着说道：“可是，爹还是没来，我却已经饿得不行了，一直对着娘亲哭着要东西吃。娘亲一次又一次在洞里找着，但都没有找到过东西。到后来，我已经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趴在娘亲的怀里呻吟。忽然有一天，娘亲找到了一块肉！……”

张小凡几乎是在碧瑶说话的同时，看见她的身子抖了起来。

“我太饿了，什么也顾不得，吃了进去，然后舒服地睡了，那时，娘亲也在黑暗中笑了出来。就这样，娘亲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找来一片肉，我就这样活了下来，但娘亲的声音却日渐无力了。终于有一天，我叫她，她却没有任何回答，从此以后，我就在黑暗中，一个人这样等死。”

碧瑶缓缓转过头，看着张小凡，张小凡被她的眼神望到，忍不住一阵心寒。“你知道一个人在那里等死的滋味吗？你知道娘亲的尸体就在你身边慢慢腐烂的气味吗？你知道一个人永远看不清周围永远生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样子吗？”她每问一句，张小凡身子就抖一下。

碧瑶沉默了，张小凡却连大气也不敢喘，终于，她像是从梦中醒来，却又似将醒未醒，恍惚中又说了下去：“终于有一天，突然，头顶之上射下了一道光亮，我吓得大叫，躲到最深的角落。然后，那光线越来越亮，上方的洞口越来越大，我听见了爹在叫我和娘亲的名字，接着，看见爹跳了下来，挡在我的面前。”

“他没有先看我，而是先看到了我娘亲，刚才光亮时我只顾得看上边，竟忘了去看娘亲。到我想起时已经被爹挡住，看不到娘亲的尸首，可是我分明看见爹身子一震，整个人都似乎变做了石头，然后，跟着爹跳下来的青龙叔叔、白虎叔叔和玄武叔叔，一个个都怔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忽然很害怕，甚至比我在这黑暗中等死更害怕，我小声地叫着：爹。爹缓缓转过身子，三位叔叔排成一排，站到他的身后，挡住了娘亲的尸首，我还是看不见娘亲。我小声地问：爹，娘亲呢？”

张小凡看得清清楚楚，碧瑶此刻每说一个字，身子都要抖上一抖，仿佛那问话的女孩儿，就在他们面前一般。

“爹什么也没说，可是他脸色好可怕，我虽然小，但是我知道，我知道，那时我真

的想要杀我，想要杀我这个亲生女儿！可是，他终究没有动手，他救了我，把我抱在怀里，离开了那个漆黑的山洞。就在离开之前，我偷偷从爹肩膀向下看去，娘亲的尸首已经被三位叔叔埋了，只露出了一只手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手、那手、那手……”

碧瑶的声音突然沉默了，张小凡吃了一惊，向她看去，却见碧瑶脸色煞白，双眼紧闭，整个身子直直地倒了下去，看着竟是昏了过去。张小凡几乎下意识地立刻冲了上去，扶住了她，只觉得触手冰凉，几乎不像是活人一般。

他病后初愈，身体无力，费了老大的劲才把碧瑶在平台上平躺放好，看着她苍白的脸庞，张小凡忽然惊觉，自己全身上下竟已经完全被冷汗湿透。

那一夜（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夜晚，张小凡直觉地以为是晚上），碧瑶一直昏迷着，但在梦中不时叫喊着“娘亲”、“爹”等话，两个人的位置一下子竟倒了过来，变成了张小凡来照顾她了。

看来这是碧瑶深心处一个极痛的往事，昏迷之中，几度惊叫，冷汗涔涔。张小凡手足无措，直到最后，碧瑶无意中乱挥手臂，抓住了他的肩膀，依偎在他的怀里之后，仿佛得到了什么依靠，渐渐平静下来，安静地睡了过去。那一双手，却是紧紧地抓着张小凡的衣裳，甚至指甲还陷入了肉里，疼得张小凡龇牙咧嘴，但不知怎的，看着碧瑶苍白的脸庞，他竟是不忍离开，强自忍了下来，任她依偎在他怀里，安睡着。



第二章 脱困

碧瑶的这件往事，对她来说，仿佛是伤得极深的痛楚，这些年来深埋心里，不料在这生死关头，又再次回想起来，心神激荡，加上这些日子来食物稀少，身子也有些虚弱，竟是连着昏迷了许久。

张小凡望着此刻依然紧紧抓着自己沉眠未醒的魔教少女，不觉摇头苦笑。就在不久之前，他自己还是一个到鬼门关头走了一圈回来的病人，不料这个时候，却掉转了过来。这两人竟是一先一后都倒了下去，真是想不死也难。

又过了一阵，张小凡自己也昏昏欲睡，但兀自强撑着坐直身子。只因为碧瑶此刻正躺在他的怀里，看着她那张憔悴而略微痛楚神情的脸庞，张小凡竟是不忍离开。

只是这般坐着可当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坐在平台上，一脚悬空一脚踩地，半斜坐着，身子挺得笔直，又没靠的地方，时间一久，身上各处酸疼不说，尤其是碧瑶紧紧抓着他的地方，手指用力，便是她昏睡过去之后，那劲头居然也不稍减，真是疼入骨髓。也是张小凡性子还算坚忍，居然咬着牙忍了下来，换了别人，只怕早就跳将起来。

不过饶是如此，受的这份罪却是着实不轻，张小凡心中叫苦，却终究没有离开，时间一久，困劲也上来了，便在这份渐渐麻木的痛楚与酸疼中，居然坐着也打起盹来。

“啊……”

张小凡伸了个懒腰，醒了过来，便觉得全身都疼，正自叹气处，忽然间发现自己

不知何时躺在了平台之上，而原本在身边的碧瑶却不知去向。

张小凡吃了一惊，站起身来，向四周一看，依然没有碧瑶的影子，整个山洞之中，空荡荡的，竟连一丝声音也无。张小凡突然之间，浮现起一阵寒意，就像是一个突然待在了坟墓中一般。他皱了皱眉，站起身来，想也不想，便开始找碧瑶。

我过天书石室，又去了那间藏宝室，都没有看见碧瑶的身影。张小凡思索片刻，向外走去，果然没多久，便在那间供奉魔教两大邪神的石室中看到了碧瑶的身影。

只见在慈眉善目的幽明圣母和面目狰狞的天煞明王座前，碧瑶跪在地上，肩头耸动，虽然极力压制，但依然发出了低低的哽咽声。

她竟然在哭。

张小凡呆在当地，任他如何想像，也不会想到这一直以来坚强好胜的魔教女子竟在神像面前偷偷哭泣。他立在当地，一时竟不知所措，但终究是慢慢走了过去，迟疑地道：“你，呃，你、你怎么……不要哭了！”

不料他不说话还好，一听到他的话语，碧瑶心中原本强忍的悲伤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一般，声音立刻高了许多，大声悲泣，慢慢抬起头来，原本玉也似的脸上，此刻也挂上了珍珠般的眼泪。

张小凡目瞪口呆，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少年，如何懂得这些女儿家的心思，立刻间手忙脚乱，倒好似碧瑶是被他弄哭的一般，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你、你不要、这、这个样……我、我、不，你，不是，我是说我……”

碧瑶泪眼朦胧，看着张小凡忙乱的样子，摇了摇头，咬紧了牙关，但伤心处竟是忍无可忍，忍了数十年的伤心泪水，就在今日，一涌而出。

“是我，是我害死了娘亲的！”这深深陷在痛苦往事的女子，带着几分凄楚，哀哀地道。

张小凡立刻摇头，看着她此刻脆弱无依的身影，心中一阵恍惚，就像是看到多年前，同样一个无助的自己的身影：“不是的。”他走了上去，低沉着声音，柔声道：“你娘亲是最疼你的人，那时你还小，什么也不懂，又怎么会害人呢？”

碧瑶哽咽道：“可是、可是爹他一直都恨我，我知道他老人家恨不得我死了，他怪我害死了娘亲！”

张小凡低声道：“不会的，你不要乱想，你爹他不是没有怪你吗，他不是来救你了吗，这些年来，他可曾对你不好吗？”

碧瑶身子抖了一下，仿佛脸庞也白了一白。张小凡从这里看去，她原本清丽的容颜处，梨花带雨，伤心处的风情，竟也是动人心魄。

她抬起头，那泪光背后的，望着张小凡的目光，竟使他不敢直视，转开了去。

许久之后。

“你很好。”她忽然幽幽地道。

张小凡深心处，不知哪里，忽地一跳，随即立刻强自镇定下来，微笑道：“没有，只是我们眼看就要死在一块了，临死前安慰你几句，不算什么。”

碧瑶慢慢止住了哭泣，擦去了眼角泪水，低声叹了口气，道：“是啊，我们就要死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她忽然似想起什么，对张小凡又道：“你和我死在这里，心里

可曾后悔过吗？”

张小凡怔了一下，刹那间脑海中转过了无数画面，仿佛在这一刻，又回到了青云山上，大竹峰里：“我自然是后悔的。”

他这般低沉地道。

碧瑶听了，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道：“哼，在圣教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与我一起死呢，偏偏就你不自量！”

张小凡气往上冲，但看了碧瑶一眼，忽然间气又消了，只叹了口气，摇头道：“或许吧，只是我若是能埋在大竹峰上，却真是死而无怨了。”

碧瑶脸色阴沉，盯着他，沉默良久，突然道：“你是为了你那灵儿师姐吧？”

张小凡跳了起来，指着她讶道：“你，你怎么知道？”

碧瑶转开头，道：“是你前些时候重病说胡话时说的。”

张小凡呆住了，正想说些话指责于她，但转念一想，眼看自己与她就要死于此地，从此非但见不到师姐，只怕就是死后，自己便是化做阴灵，也是看不到大竹峰的景色了！

只不知，师姐可会记得我吗？

他想到此处，忽然之间，心灰意冷，长叹一声，悲苦之意深深难以自拔，转身走了出去。望着他的背影，碧瑶竟是怔怔出神。

过了许久，她缓缓转过头来，望着那两尊神像，拜了下去：“圣母娘娘，愿您垂怜世人，护他佑他，明天尊上，望你持开天之力，救……”

她的声音忽然中断，整个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四周都静了下来。在她脑海之中，却如波涛汹涌的大海，而一丝光明就在这波涛之中闪现着，却又若隐若现，她竭力想要抓住它，想起它。

她缓缓抬头，小心地向右手边的天煞明王的雕像看去，一遍又一遍，心中有个念头大声地呼喊：“不对，不对，这神像上少了件东西……”

她一遍一遍地看着，大气也不敢喘，终于，她的目光落到了那尊神像空空如也的右手之上。

她一跃而起，再也忍不住欢喜，大声叫道：“开天斧，是了，开天斧到哪儿去了？”

魔教传说，幽明圣母乃抚育万千生灵之神灵，而天煞明王却是开天地，掌刑罚之凶神，这与古老相传的巨神盘古开天大不相同。传说天煞明王手持的正是一柄“开天巨斧”，故而后世为其雕像时也必然有着这巨斧模样。但眼前这尊神像，右手却是空空如也。碧瑶深知在魔教之中，天煞明王乃二大尊神之一，决不会有人故意不敬了，而当初建此滴血洞的炼血堂也是魔教派系，这其中必然有因。

张小凡回到石洞之中，坐在平台之上，默默无语，正自思念大竹峰上故人处，忽只见碧瑶满脸喜色，冲了进来，一看他正坐在那里，大声道：“你若想活命，便快过来。”

“什么？”张小凡吃了一惊，却见碧瑶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右手边的藏宝室，他犹豫了一下，但终于敌不过对生的渴望，跟了进去。刚刚踏进石室，便听见碧瑶一声欢呼，只见碧瑶费力地从一堆铁器垃圾中捡起一把巨大的铁铸巨斧，看她的样子极为